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解卷五

宋 呂本中 撰

莊公 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莊謚也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陸氏纂例左氏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且母

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弒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

武夷胡氏傳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内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氏傳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

公羊傳内諱奔謂之孫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

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范氏注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

杜氏注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

武夷胡氏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為親禮也夫絶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

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殺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録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夏單伯送王姬（公穀並作逆王姬）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先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杜氏注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高郵孫氏曰單伯於此見

經之後莊十四年書齊人陳人曹人伐伐宋單伯會

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鄄春秋王臣而會諸侯之上

亦不若内臣而書會也惟内臣會諸侯則

曰會某由此觀之則單伯内臣非王臣也

劉氏意林單伯逆王姬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

命公之孤四命此皆人君也有不生名之義故附

庸稱字矣周禮有孤無附庸魯頌有附庸無孤附

庸即孤孤即附庸附於大國故謂之附庸南面稱

孤故謂之孤其實一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陸氏微旨趙子曰言築之為宜不若辭之為正也故君子貴端本也

劉氏傳主嫁女者必自其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之服非所以接弁冕也如辭而已矣

泰山孫氏曰魯主王姬者非一也王姬之館故有常處此言築王姬之館于外者知齊讎不可接婚姻也知齊讎不可接婚姻故築王姬之館於外此公

之惡從可見矣

高郵孫氏曰桓公見弑於齊仇讎未復天王遽使魯主王姬之婚天王則已失禮矣爲莊公者當辭於天王期於得請而後已於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也非無告喪之鄰國也葢莊公未之辭耳辭之不固與不辭同也誠之至者動乎鬼神哀之切者感於異類乃遽釋怨與之爲婚姻之主雖變其禮猶未免於交婚也不知而爲之者猶可恕也知其

非是然且為之此聖人所深誅之者也莊公知主婚之非改築王姬之館孰與辭之不築也葢攘雞者待來年而後巳孟子非之不當主婚而築館于外春秋罪之

武夷胡氏傳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傳追命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黷三綱也

陸氏微旨曰言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貶之也

劉氏意林曰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甚矣與葬成風引之為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譏刺於

王亦多矣皆莫謂之無天獨至於錫桓公命葬成風而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不尸小事不任小義未可以小失貶也今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桀紂之所以失天下者固廢王義滅人倫者也不可以不深貶

蘇氏曰錫命者命之以策也衛襄公之没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

事上帝子敢忘高圉亞圉

王姬歸于齊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

齊師遷紀郱鄑郚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常山劉氏曰遷者迫逐而遷之以為已屬也不曰滅

者時未滅也凡書遷者皆自是而滅矣

武夷胡氏傳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傳於餘丘者邾婁之邑也 劉氏權衡曰公羊以謂於餘丘邾邑也非也公羊見邑不係國若可疑者悉附之邾婁爾

杜氏注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辨疑啖子曰案前後未有言伐者故依左氏舊說為國邑

泰山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

武夷胡氏傳案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志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

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襄陵許氏曰當莊公初嘗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蓄德修政以俟有間舍堂堂之雠國弗圖而用

師伐於餘丘有以知莊公之無志

東萊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

或曰夷國也以為夷國者似是也於發語辭若於

越然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録焉爾曷為録焉爾

我主之也

泰山孫氏曰外女不卒此卒之者公主其卒也莊公

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

東萊呂氏曰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為之服大功之服大功之服則是以姊妹之服服之也違禮忘讎於是為甚春秋之世君臣上下能少自立者幾希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作郜

左氏傳書姦也

杜氏注禚齊地

陸氏微旨趙子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以病公也

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

君者人神之主也風化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

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

下車馬僕御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

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氏傳疾之也

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泰山孫氏曰溺内大夫之未命者衛侯朔在齊故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杜氏注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天王葬不會則不書志不臣也

高郵孫氏曰孫復說古者天子崩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喪故周禮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武夷胡氏傳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左氏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

乎紀季曾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陸氏纂例不書名言季非叛也不書弟言兄無惡也

諸侯之兄弟外附之美者莫過於紀季

杜氏注酅紀邑在齊國安平縣

劉氏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曰紀侯之弟

言以鄫為附庸於齊也紀季曷為以鄫為附庸於齊齊將滅紀紀侯以道事之則不得免焉因不忍鬬其民也逡巡有去志紀季用是以鄫入于齊後五廟焉然則子之乎予之也何用見其予之也其字而不名入而不畔是予之也予之則其言入何難也何難焉爾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讎是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為寄矣

冬公次于滑公穀並作郎

左氏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杜氏注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杜氏注厲公在櫟故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常山劉氏曰諸侯非王命不出竟卿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録之以正非法春秋之義謹嚴如此

武夷胡氏傳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

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茍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幷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公穀並作饗齊侯于祝丘

穀梁傳饗甚矣

杜氏注祝丘魯地

陸氏微旨曰參譏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

呂氏曰前此常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其可不戒慎於始而防閑其微哉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氏注禮諸侯絶傍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

泰山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内女也禮

諸侯絶傍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巳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常事也故内女不卒之此卒者為下紀侯大去其國六月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蘇氏曰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

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也以篡衎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没其實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正

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

難而去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

違齊難也

杜氏注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

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常山劉氏曰紀侯大去其國自去也大者紀侯之名

也生名之著失地也齊兵未始加乎其國而紀遂

不能守

武夷胡氏傳凡大閲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與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

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
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媿矣大王去邠從之者如
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
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
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
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
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微言齊侯恃其強大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武夷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

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並作郜）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

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

卑公也何以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武夷胡氏傳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

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

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武夷胡氏傳師者衆多之地案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邑大都與文姜滛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郳公作倪犂公穀並作黎來來朝

杜氏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

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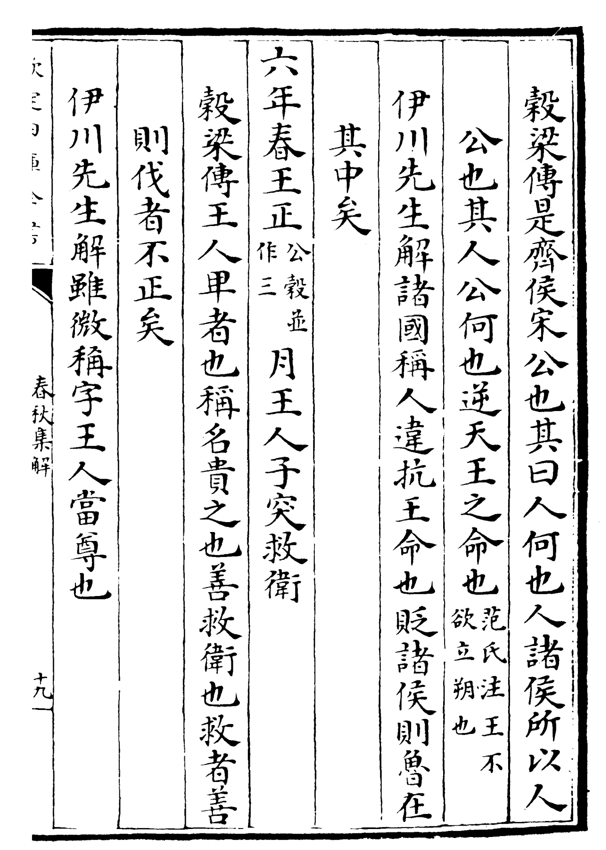
劉氏傳郳者何小邾也小邾則曷為謂之郳未成國

謂之郳既成國謂之小邾犂來者何其君也何以

名貶曷為貶用夷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傳納惠公也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范氏注王不欲立朔也

伊川先生解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公穀並作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伊川先生解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陸氏纂例王師之正者莫過於子突夫子制作本教

中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

可不俟傳注而自通矣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

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

武夷胡氏傳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

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

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

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

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入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

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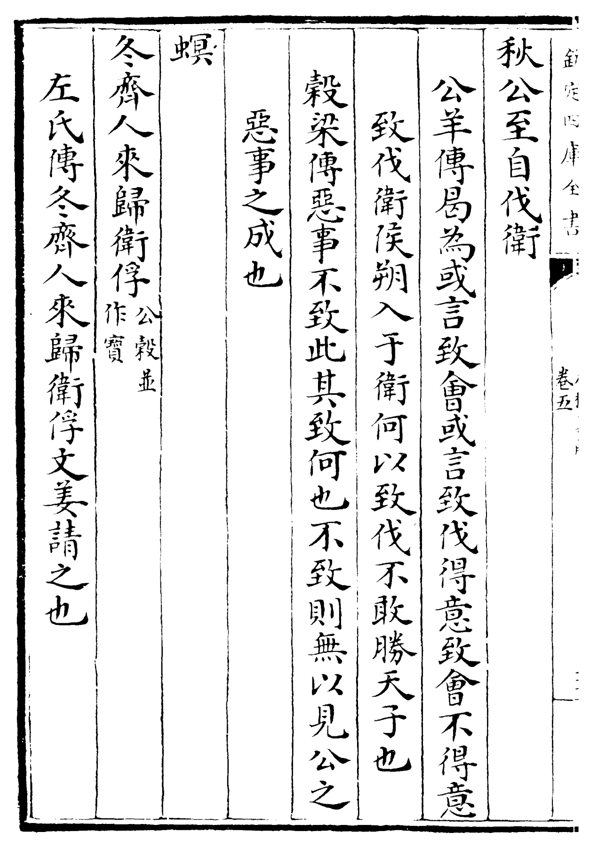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傳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出則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伊川先生解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武夷胡氏傳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於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以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並作寶

左氏傳冬齊人來歸衛俘文姜請之也

武夷胡氏傳俘者二傳以為寶案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簒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公行使

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傳齊志也杜氏注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

杜氏注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穀作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公作霣如雨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杜氏注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

辨疑啖子曰星隕如雨謂奔流者衆如雨之多自漢以來史籍頻有詩曰有女如雲李陵曰謀臣如雨皆言多耳三傳不達此理故悉穿鑿

武夷胡氏傳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

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埽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

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也而當世君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

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

豈徒然哉

秋大水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范氏注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

杜氏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高郵孫氏曰案大者非常之詞非常而為災故書也

武夷胡氏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注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武夷胡氏傳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杜氏注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蘇氏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郕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

武夷胡氏傳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

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

呂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陳人蔡人卒不至故甲午復治兵至夏而後師及齊師圍郕也諸侯放恣擅相侵伐予奪遲速無復紀綱謀不素定民不豫教亦已甚矣郕降于齊師從強者也秋師還言行役之久也春秋記用兵未有如此之詳獨於此焉詳盡如是者蓋罪其放恣之甚殘民之極也

甲午治兵公作祠兵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

武夷胡氏傳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皆作成

劉氏傳郕者何國也郕降于齊師降者何降之者何降者未失其國家者也降之者失其國家者也未

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猶遷也

武夷胡氏傳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武夷胡氏傳書師還譏役久也案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

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

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侯陳蔡而陳蔡不至

圍郕而郕不服歴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

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

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於

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氏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於貝丘反徒人費遇賊於門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辨疑趙子曰不命之卿例不書氏既不書氏自然以名連國

蘇氏曰齊侯諸兒雖無道而無知以其私弒之故稱

無知

武夷胡氏傳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

也弒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

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案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

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

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

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

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案左氏齊侯遊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鬬死石之紛如死於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

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彊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昵遠親信者如此故於齊國之彊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於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於難與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傳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劉氏傳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殺之何討賊之辭也

武夷胡氏傳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穀並作暨

左氏傳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

杜氏注蔇魯地琅琊繒縣北有蔇亭

陸氏纂例趙子曰納讎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書

公

夏公伐齊納子公穀並無子字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

糾來奔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杜氏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

劉氏意林夏公伐齊納糾仲尼正天下之義明德怨處以為德不可以報怨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

武夷胡氏傳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而强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𥨊史稱周公誅管

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氏相桓為徙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弒君賊討則書葬襄公見弒

於無知齊人已討無知殺之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伊川先生解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

杜氏注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陸氏纂例趙子曰内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内也

呂氏曰內不言敗而曰我師敗績則是內不言敗者謬也春秋無義戰凡相侵伐皆聖人之罪人曾是不諱而諱敗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常山劉氏曰公伐齊納不正故書納糾而不曰子齊人殺糾而書子者齊大夫既自與魯盟而立之矣又自殺之故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罪齊也或曰左氏經書公伐齊納子糾先儒說春秋者亦皆以子糾為正今云不正當何所據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以是觀之則可知矣如糾
正當立而管仲反面事讎則孔子豈特謂之匹夫
匹婦之諒哉惟其始事不正變而之義此夫子所
以云耳而已矣
武夷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
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
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
怒焉不畜怨焉親愛之而已矣糾雖爭立越在他

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公羊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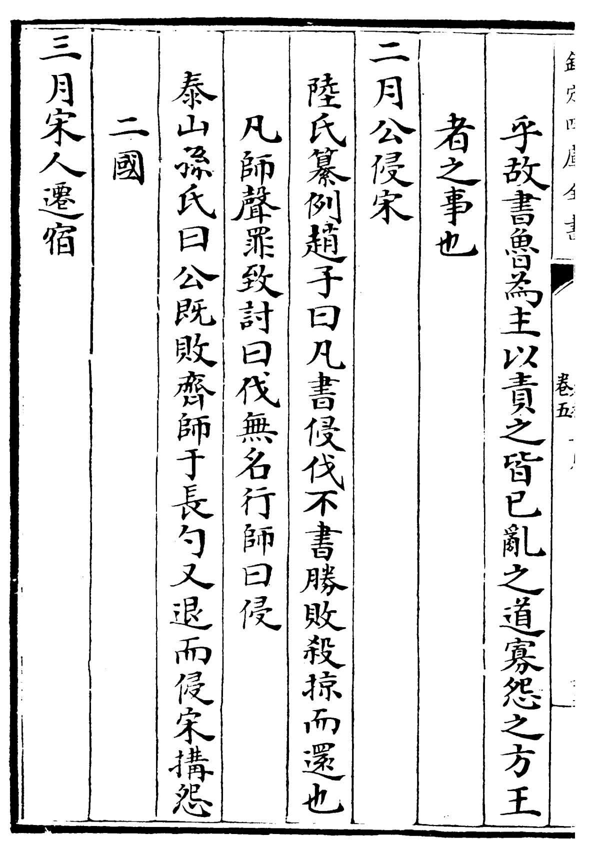
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

武夷胡氏傳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
邦本一揺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
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
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傳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
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
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杜氏注長勺魯地

武夷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辭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



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凡師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泰山孫氏曰公既敗齊師于長勺又退而侵宋搆怨二國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言遷者有二義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之類或自請遷或見彊遷皆猶為列國故不言某人遷之言所遷之地但言移國都而已非為附庸也趙子曰凡非所遷而遷之非已邑而遷之其惡著矣

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

難則是王澤之未盡亡也至僖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杜氏注乘丘魯地

劉氏傳此次也其言敗何譏之也何謂譏之齊師宋

師次于郎未知其伐我與伐人與公子偃曰宋師不整擊之勝無幸焉莊公從之自雩門出蒙馬以虎皮而犯之大敗宋師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

劉氏意林齊宋輕用其師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乘便快其攻取之意故使魯人恫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沒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蓋君

子貴道德而賤功力上禮讓而下鄙爭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詞令雖以膏沐止齊宋之師齊宋遠矣其所以弭患止亂安國便民不亦益堅且久邪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釁於勇啚於禍之咎非君子之道

襄陵許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穀作武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杜氏注荆楚本號莘蔡地

陸氏纂例趙子曰不曰獲見其戰之不力敗而不奔也

辨疑啖子曰蔡侯失地故名

劉氏意林聖人者慎絶人吴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奚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吴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名也故夷狄之雖然猶不欲絶其類是以上不使

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此聖人慎絶人也

劉氏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絶曷為絶去位而虜也死社稷正也逃之罪也猶有恥焉虜賤甚矣

常山劉氏曰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謂其服而以之歸也責其不死位又無興復之志言其位已絶故以匹夫名之也唯僖二十六年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不名者夷狄小國魯史所不能

知以郳子益來獨不曰歸者以我而內外異辭文體然爾武夷胡氏傳以蔑子歸獨不名者蔑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詞初不服也是以猶加之爵而不名也

蘇氏曰荆楚之舊號也不稱荆人夷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

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伊川先生解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師師將卑師

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

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二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

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

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

而已不強致也以其功甲而易成

杜氏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范氏注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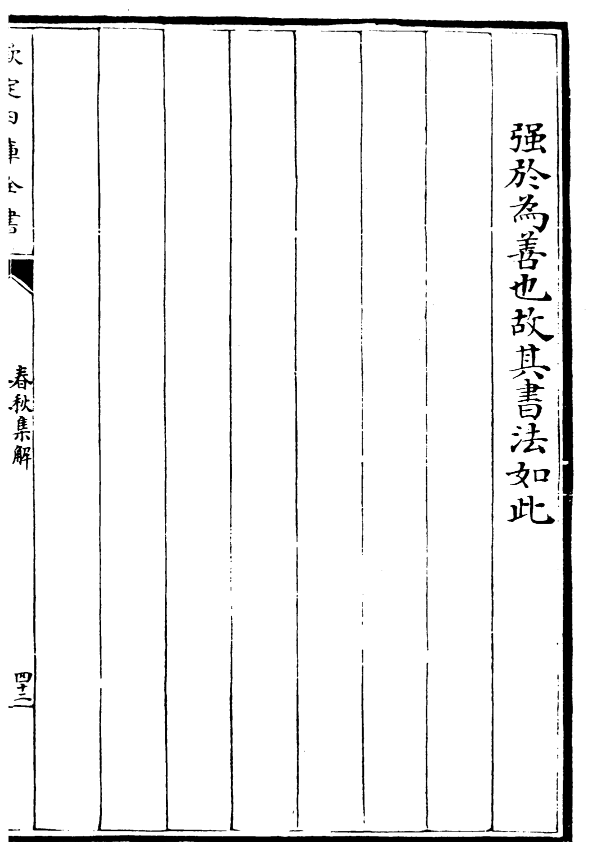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有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諸侯失地則書名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既書而滅罪已昭矣緣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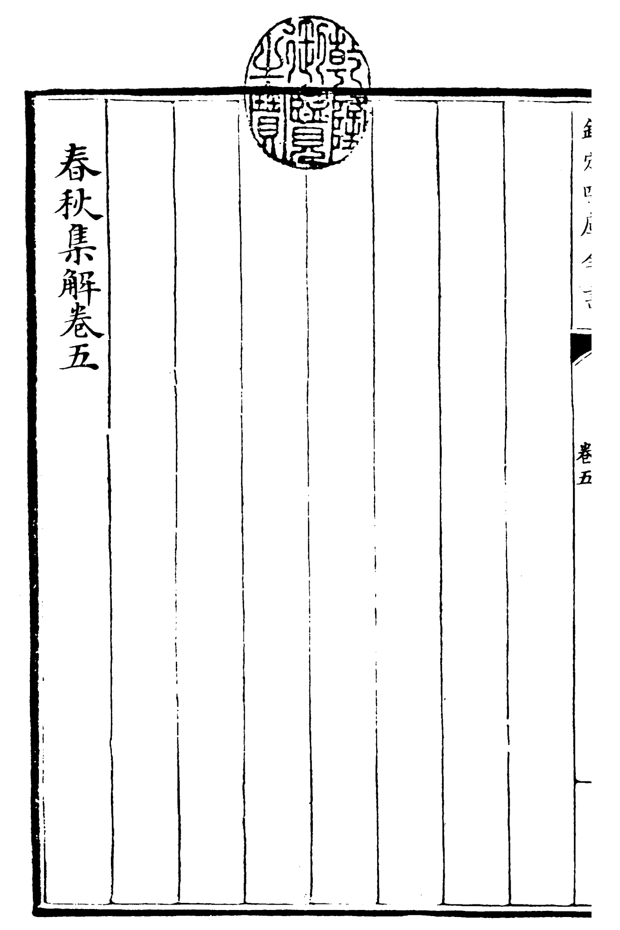
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國滅君奔者四其三不書名惟徐子章禹書名傳以服吴後乃奔楚故書名以罪之

武夷胡氏傳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絶也案左氏齊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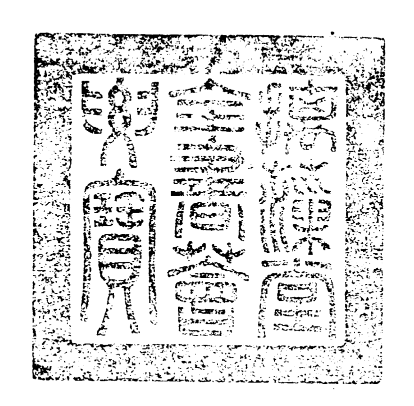
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温温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何以獨名案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髪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

强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春秋集解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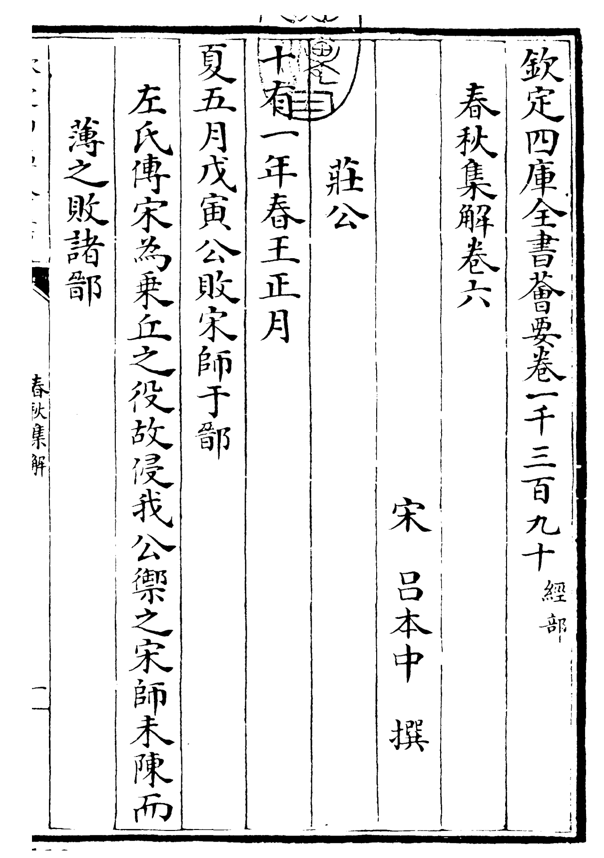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解卷六

宋 呂本中 撰

莊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氏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杜氏注郜魯地

秋宋大水

左氏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杜氏注公使弔之故書

武夷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卹病救急之

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邮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諸國告則書其顯然為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特取一二甚者以為世戒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傳冬齊侯來逆共姬

泰山孫氏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

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

高郵孫氏曰元年之書王姬莊公之父新見殺創巨

痛深之際於仇讎者之婚也而使臣逆之築館待

之故詳書之以重其罪於此王姬之歸非無逆之

者矣然不書於經者仇讎之人嘗已易世於其子

孫之婚但擇其重者書之耳

武夷胡氏傳案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

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尢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

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之其國亡矣徒

歸于叔爾也

杜氏注杞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杞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杞

陸氏微旨啖子曰稱杞言杞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此言蓋杞侯大去國之後死於他國而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酅

高郵孫氏曰叔姬為伯姬媵法不當書春秋賢之故備書之也

武夷胡氏傳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為後世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公羊作接 及其大夫仇牧

左氏傳十二年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
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
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
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
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
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

手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

穀梁傳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武夷胡氏傳君殺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仇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

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
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
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
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
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
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
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

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明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絶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法與時偕行莊公以前自衛州吁至於宋萬弒君之賊皆貶其氏蓋是時大夫有氏有不氏也故貶其氏不與其貴也自霸統變正

大夫無不氏者則氏輕輕則去之不足以殘元惡
雖弑君之賊亦以氏書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氏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
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
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請南宮萬於
陳皆醢之
陸氏纂例啖子曰內外大夫奔卿則書君之股肱也

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凡奔皆惡也有非者則異其文宋司城是也有美者又褒之子哀是也

泰山孫氏曰弑君之賊當急討之萬八月弑閔公十月出奔陳宋之臣子緩不討賊若此

常山劉氏曰天下之惡一也凡弑君叛國凡民罔弗憝況均諸侯哉王道之行不容有受之者矣書所奔之國則受之之罪亦自見也

武夷胡氏傳窾左氏宋人請萬於陳以賂而醢萬然

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三年春齊侯人（穀作）宋人陳人蔡人邾人（公作邾婁人）會于北杏

左氏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杜氏注北杏齊地

高郵孫氏曰齊桓公將興霸業諸侯未甚信而齊桓欲過為謙故親屈其尊以會諸侯之臣也

蘇氏曰齊桓始合諸侯以平宋亂自是遂得諸侯故四國皆稱人言衆與之也僖二十八年晉文公與

齊宋秦敗楚于城濮三國皆稱師蓋春秋之書始得諸侯者好會則稱人兵會則稱師以示衆與之也

武夷胡氏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迹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

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杜氏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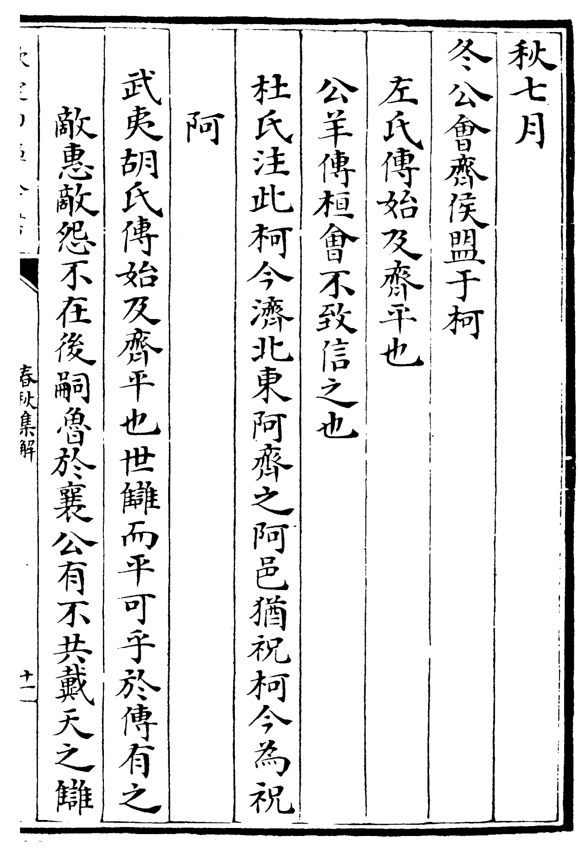
泰山孫氏曰桓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逼脅以彊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

盟臨之以威東之以兵有弗徇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威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故此年滅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十八年伐衛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

武夷胡氏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毁人宗廟使不得奉

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絶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悪已見矣

襄陵許氏曰非受命聖人為天吏者不可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故春秋以滅國為大禁春秋征伐齊晉實與而文不與滅國未有伐徳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傳始及齊平也

公羊傳桓會不致信之也

杜氏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

阿

武夷胡氏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

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

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邪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取成於宋而還

劉氏權衡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聞之乃遣大夫往會之耳

武夷胡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

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葢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强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衛陳蔡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

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

蔡

泰山孫氏曰荆入蔡桓未能救中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氏傳宋服故也

杜氏注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

泰山孫氏曰經以單伯主會為文者凡會盟公或大夫往則皆以魯主其會為文春秋魯史故也内不與則曰某人某人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會于鄄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之類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傳齊始霸也劉氏權衡曰凡霸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郳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末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六年十二月九國同盟于幽之時也自此始為諸侯主矣

襄陵許氏曰始霸在十三年而人諸侯微之至十四年以宋服會盟至是諸侯始以禮會霸體正矣齊

桓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夫人文姜

襄陵許氏曰郪之會魯侯尚未從桓以其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於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弗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防一弛則夫人復啟越竟之志而遂成如莒之奸使人倫失

正而風俗相化此先王之典所以貴道謹法而不言利也

秋宋人齊人邾公羊有婁字人伐郳公羊作兒

左氏傳秋諸侯為宋伐郳杜氏注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郳

杜氏注宋主兵故序齊上

劉氏傳宋其序齊上何主兵者也諸侯無專征有霸者在焉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者主兵也譏也此齊桓之師何以不得為霸者桓猶

未成乎霸也

劉氏意林當是之時桓未成乎霸明年會于幽為九合之始始於幽終於淮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

鄭人侵宋

左氏傳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武夷胡氏傳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

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宋故也

杜氏注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以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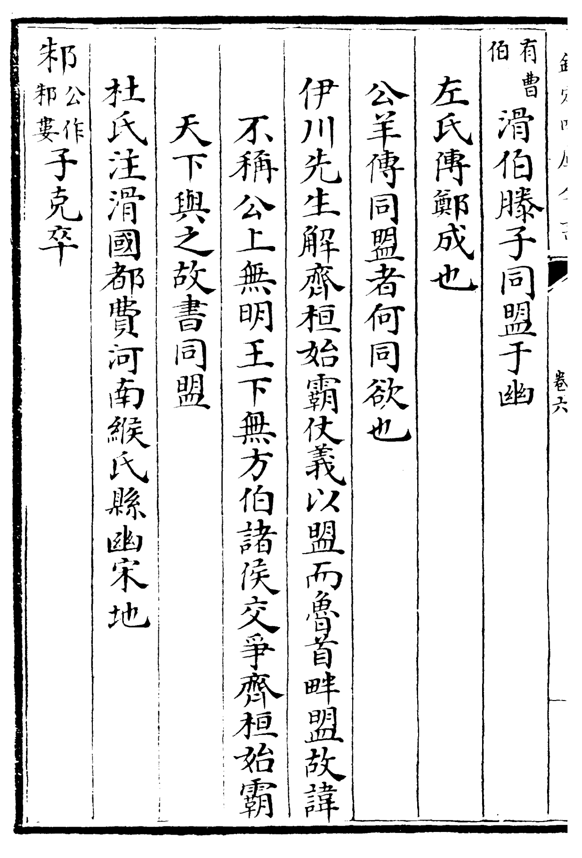
秋荆伐鄭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泰山孫氏曰荆伐鄭桓未能救中國可知也

襄陵許氏曰三書荆入蔡伐鄭將以崇桓之責三書楚人伐鄭侵鄭將以大桓之功於是召陵之美深長矣

冬十有二月公有公字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公穀



有曹伯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傳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伊川先生解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

杜氏注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邾 公作邾婁 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

杜氏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作瞻下同

左氏傳鄭不朝也

杜氏注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

陸氏纂例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

劉氏傳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

不稱行人稱行人者執之以其所為使者也不稱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為使及非行人者也

泰山孫氏曰詹不氏未命也

武夷胡氏傳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襄陵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蓋懷宋以示德而威鄭

以正法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公反之是以為霸道也至於宋襄執鄫之虐則桓不為矣

夏齊人殲于遂 公作瀸

左氏傳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穀梁傳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

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殲者自殲之義也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

武夷胡氏傳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强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

固有是理足為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䘮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為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荀子曰桓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如卿之言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逃義曰逃

陸氏纂例逃者匹夫之事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逃也以為義死制云乎以為不義死道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

蘇氏曰詹之義當以身受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

武夷胡氏傳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

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以有為災則書有有蜮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為異惟其多而害五穀則書之矣

武夷胡氏傳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

及人矣

呂氏曰麋多為民害君德不明政事不修所致也春秋書此以為萬世之戒使遇災則懼有異則畏思保其國家以承天意焉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泰山孫氏曰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考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葢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

泰山孫氏曰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内無戎備

秋有蜮

左氏傳爲災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也

杜氏汪蜮短狐也葢以含沙射人為災

武夷胡氏傳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皇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

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伊川先生解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杜氏注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

之好故冬各來伐
劉氏權衡曰陳人者陳大夫也
武夷胡氏傳滕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
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霸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
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
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冦之招也是
故結書公子而曰滕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
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専事之

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詞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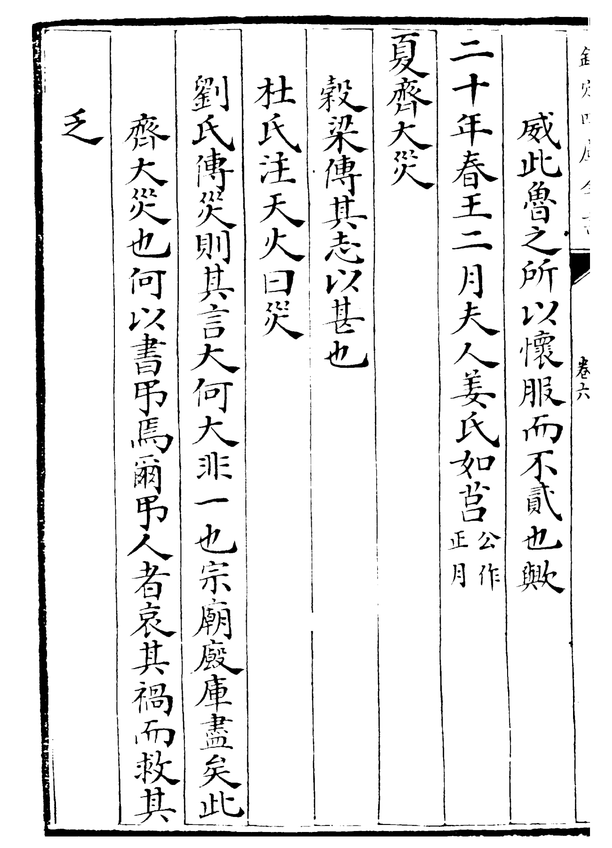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伊川先生解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杜氏注鄙邊邑

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鄄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則魯之被兵也輕此公子遂事之謀也齊桓於魯蓋養之以恩而收之以



威此魯之所以懷服而不貳也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公作正月

夏齊大災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杜氏注天火曰災

劉氏傳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廏庫盡矣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爾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穀作戎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後起是故攘中

國之患莫宜戎先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葢是

時始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武夷胡氏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

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案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于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没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國去都與諸侯會於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没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范氏注鄭嗣曰弗目謂不目其薨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注八月乃葬緩慢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作省

杜氏注赦有罪也

泰山孫氏曰肆放也眚過也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

之辭也

常山劉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臯陶曰宥過無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未聞肆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詞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無辜莫此為甚天子尚曰不可況魯國諸侯而敢專肆眚哉後世患奸宄賊良民其流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蘇氏曰文姜之惡甚矣而薨葬盡禮春秋無異詞焉何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

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嘗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尸善名不當別謚謂如宋共姬者為得禮恐此不特為私謚著譏也

武夷胡氏傳文姜之惡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致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穀並作禦

左氏傳陳人殺其大子御寇

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他國殺大夫公子目君者惡其君也稱人者討罪之詞也

劉氏傳公子非大夫也何以書公之嫡子也公之嫡子則世子也其謂之公子何嫡子既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雖未誓書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曰陳人殺之何世子以誓為貴貴成而目君其曰陳人殺之者病禦寇也曷為病之禦寇之為人子也蓋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劉氏意林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以為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為世子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誓為世子未可以稱世子然而已有可以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而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雖生而異其禮尚未誓則不敢名世子也此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輕重大小義各有施而不可亂此之謂禮之情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者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誅其惡觀其專殺之罪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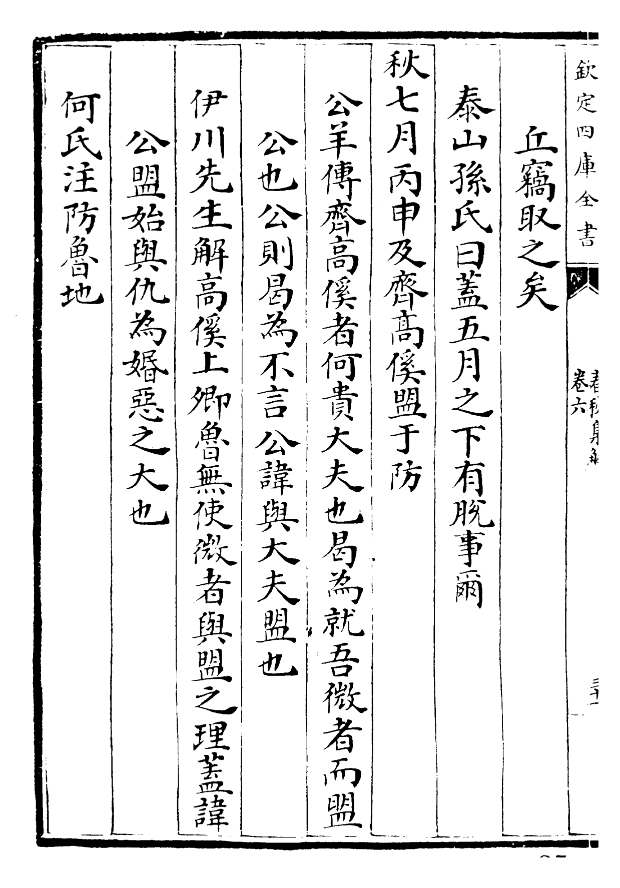
一而輕重之惡有三殺世子母弟則稱君者甚之也殺大夫不以其罪則稱國稱國者次之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又次之也

武夷胡氏傳殺其公子禦寇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

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

劉氏傳夏五月此其以五月首時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

泰山孫氏曰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伊川先生解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婚惡之大也

何氏注防魯地

武夷胡氏傳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巳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伊川先生解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杜氏注母喪未再期而圖婚

陸氏纂例趙子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他國來亦如之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納幣及逆女也以納幣方契成已前三禮並未結定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

呂氏曰齊遇公違禮公如齊失義春秋之世君臣上

下有意於善者葢少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

故不與使也

劉氏傳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曷為邑而字天子

之下大夫也下大夫爵附庸

武夷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左氏傳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范氏注言無朝會之事

伊川先生解婚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杜氏注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荆人來聘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杜氏注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夷狄來聘皆稱人君臣同辭

武夷胡氏傳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

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
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
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
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
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荊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
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

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杜氏注蕭附庸國爲穀朝公故不言來

劉氏意林蕭叔朝公爲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郲人牟人葛人來朝此之謂

非其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正者乎

高郵孫氏曰簡禮而會曰遇

呂氏曰魯莊公至不肖人也初未嘗有怨齊心公羊云柯之盟公與曹沫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以公為不能忘齊人也者皆里巷雜記妄說也至是又圖婚於齊納幣觀社與其大夫盟夏與齊侯遇

于穀冬又盟于扈君子以魯莊非人也聖人書春秋如此之詳者以為萬世不肖子之戒於莊公何責焉

秋丹桓宫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伊川先生解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姻好

杜氏注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武夷胡氏傳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

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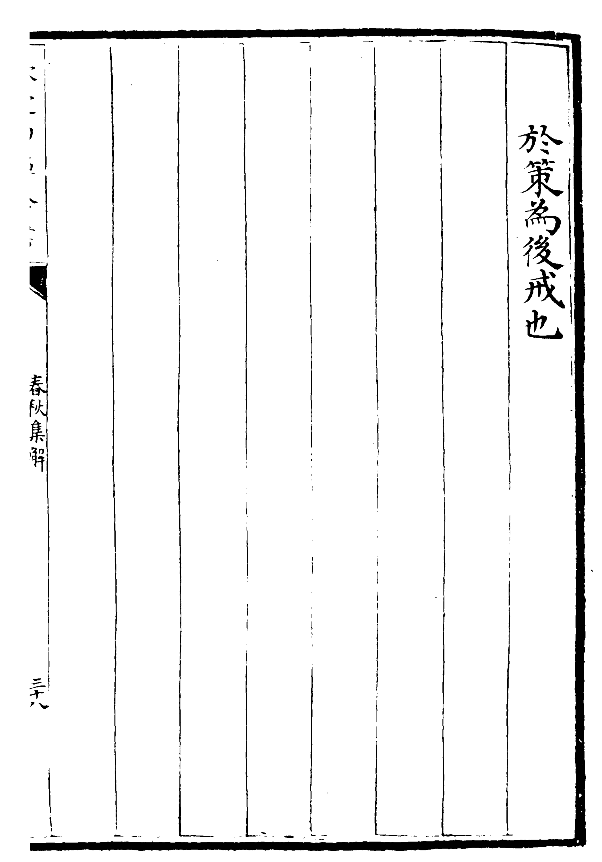
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

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

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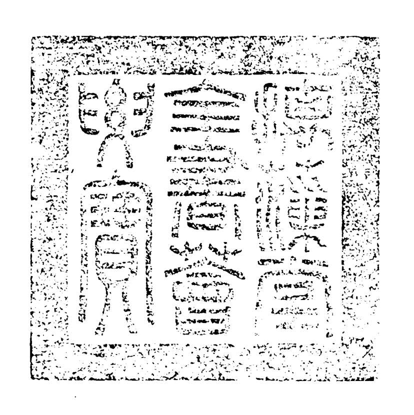
帝堯巳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

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



於策為後戒也

春秋集解卷六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貢生臣王廷樞